



灵桥 记者 张培坚 摄

灵桥： 镌刻乡愁的“老江桥”

在成为钢结构桥梁前，灵桥一直是一座浮桥。

唐长庆三年(823年)，明州刺史应彪为解百姓渡江之难，在东渡门外架起浮桥。这座浮桥由16条木船联结而成，上铺木板，简称灵桥，俗称“老江桥”。浮桥毕竟简陋，江流汹涌时，容易被水冲走。把老式浮桥改为现代桥梁的设想，最早在清末便有人提出，但因经费问题和战事困扰，改建之举数次搁浅。

1931年，在本地乡绅筹措下，“改建老江桥筹备委员会”在沪甬两地成立，通过民间集资，委员会募得全部预算工程款70万银圆。

1934年5月1日，灵桥工程正式动工。虽然工程由上海德商西门子洋行承建，实际上却是“宁波制造”。据当时参与建桥的老人施求藏回忆：“灵桥用外国材料、挂洋行牌子，但实际上设计、施工都是沪甬两地的宁波人。挂名的设计师英国人詹姆生、师克和其他外国人很少来宁波。”

1936年6月27日，灵桥举行通车大典。然而，灵桥建成后第二年，抗日战争爆发，作为宁波的交通要道，灵桥成为日军飞机轰炸的首要目标。最猖狂的一次，共有9架敌机投下了18枚炸弹。宁波解放之初，灵桥又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轮番轰炸，桥面落下了累累弹坑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灵桥一直是保障市内交通的主要桥梁。2005年，灵桥被公布为浙江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2011年11月，因再次发生严重船撞事故，灵桥被诊断为危桥。经过多部门的衔接、商讨和反复论证，报经市政府同意，有关部门决定采取“修旧如旧”的方案，对灵桥进行大修。

2016年7月28日，灵桥重新恢复通车。大修后的灵桥，长97.536米，宽25米(与此次维修前保持一致)；重1428吨，较建桥之初增重，主要是增加了钢桥面板厚度及拱肋增加了内衬钢板。外观风貌保留原有的三铰拱钢结构体系，还原了银灰色的桥身和朱红色扶手的栏杆。修复后的灵桥老结构恢复使用率超80%，经检验无法继续使用的老构件，也统一收集整理、妥善保管。

对于宁波人来说，灵桥是名副其实的城市地标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灵桥曾成为许多宁波地方产品的品牌，如灵桥牌大雪糕、灵桥牌香烟，包括口口相传的“灵桥牌普通话”，都证明着灵桥对于宁波的重要性和影响力。作为中国现存唯一的三铰拱钢结构桥梁，位于三江口的灵桥见证着城市的悲欢离合、荣辱兴衰，融入了一代又一代宁波人的乡愁与记忆。

记者 顾嘉懿 通讯员 应健

保国寺： 千年遗构 江南瑰宝

1954年夏天，来自南京工学院中国建筑研究室的三名学生戚德耀、窦学智、方长源叩开了保国寺尘封已久的大门。他们惊讶地发现，这座深藏山林的建筑，是一座江南从未见过的北宋遗构。

据清嘉庆《保国寺志》记载，保国寺始建于东汉，初名灵山寺，毁于唐会昌灭佛期间。后寺僧可恭请求复寺，获得批准，赐名保国寺。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(1013年)，僧德贤重建大殿，迎来中兴，其中大殿建筑留存至今。该大殿比《营造法式》还早90年，是建筑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例。

在著名建筑学家刘敦桢先生推荐下，1961年，保国寺大殿作为“长江以南最古老的、保存最完整的宋代木结构佛教建筑”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成为宁波的第一个“国保”。

保国寺真正走入公众视野，则从1978年开始。当年农历正月初一，保国寺第一次向社会公众开放，开门当天便迎来1.2万余人次的巨大人流。

1993年夏天的一场雷雨，击中大殿西北角的垂脊和戗脊，开启了保国寺的整体维修和安全防护日程。1996年，保国寺开始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维修工程，至2002年完成。

除了修缮，对其进行“知根知底”的学术研究并建立科学有效的监测体系，也是近十年来保国寺遗产保护与利用工作的主要任务。

2006年，保国寺从文保所更名为“古建筑博物馆”，标志着保国寺正式成为一座守望遗存、研究历史、弘扬文化的古建筑专题博物馆。除了千年大殿这座不可移动的“国保”外，保国寺也抢救性保护了一批濒临损毁的文物。1980年从当时的乍山乡黄山村的“大夫第”迁来清嘉庆时期的人文画砖屏16幅，是保国寺可移动文物的“镇馆之宝”；1983年，从月湖中营巷一粮站迁入明万历年间的宁波民居厅堂，在保国寺古建筑群西侧用于复建史料中记载的迎薰楼；1984年与1991年，分别从慈城普济寺和市区中山公园迁移保护了两座唐代石经幢……这些文化遗存的存在，使保国寺成为拥有唐、宋、明、清、民国不同时期、历史跨度近1200年的古代建筑群。

记者 顾嘉懿 通讯员 张璐易



保国寺 记者 张培坚 摄

宁波时代地标寻访推选活动

顾问机构：宁波市斯正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主办单位：宁波晚报、现代金报、宁波晚报旗下「甬恋」新闻客户端
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宁波市城市管理局
指导单位：宁波市政府新闻办、宁波市网信办、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